

# 龙马精神，马是怎么和龙在一起的

杭侃

启

龙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但龙长什么样呢？宋代的郭若虚在其《图画见闻志》卷一《叙制作楷模》中说：  
画龙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

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也），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  
宋代的龙已经是我们心目中标准的龙

的形象，它能够“穷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的长长的身躯，一般认为取源于蛇。龙又被赋予了兴云致雨的功能，先秦的文献中就将其与水相连，如《左传·昭公

二十九年》记，“龙，水物也”。说起与龙相关的词语里，最不容易让人理解的，可能就是“龙马精神”了。马，是如何与龙在一起的呢？

## 马也看身高，一米八以上就是龙？

《周礼·夏官·廋人》说：“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騊，六尺以上为马。”《周礼》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战国一尺相当于23.1厘米，八尺是184.8厘米，七尺就是161.7厘米，六尺是138.6厘米。马四个头越大，价格就越高。

甘肃敦煌悬泉置汉代简牍中有很多关于马匹名称、年龄、高度的记载，如“传马一匹，骠，牡，须，齿八岁，高六尺二寸，名曰双骠”。“传马”是古代驿站系统中用于传递文书或运输物资的专用马匹，“骠”特指鬃毛与尾部呈黑色的红马。这四匹马的8岁公马高六尺二寸，这个尺寸指的是马的肩高。

现在蒙古马的肩高130厘米左右，单纯从马匹的肩高来说，蒙古马肯定算不上“龙种”。但是，蒙古马自有其优点，宋朝的大科学家苏颂曾经出使辽国，他在《契丹马》一诗中写道：“边城养马逐菜蔬，棧皂都无出入劳。用力已过东野稷，相形不待九方皋。人知良御乡评贵，家有材驹事力豪。略问滋繁有何术，风寒霜雪任蹄毛。”

苏颂还在这首诗写了一个注：“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每群牧者，才三二人而已。纵其逐水草，不复羁绊。有力不困乏。彼谚云：‘一分喂，十分骑。’番汉人户，亦以牧养多少为高下。视马之形，皆不中相法，蹄毛俱不剪剔，云，马逐

性，则滋生益繁，此养马法也。”

宋朝“买马自四尺七寸至四尺一寸七等中，各以一寸为差”。南宋初年，名将韩世忠买了一匹肩高五尺一寸的高头大马，宋朝的一尺是31.68厘米，这匹马肩高是161厘米，韩世忠把它送给了宋高宗赵构，理由是“此马非人臣所敢乘骑也”。所以，连宋人都看不上“风寒霜雪任蹄毛”的蒙古马，但蒙古骑兵正是驾驭这种马，横扫了亚欧大陆。

## 人类太需要马，给马赋予很多想象

马和龙产生关联，不仅仅是马的高度。

东汉王充在《论衡·龙虚》中说，“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说明汉代的龙首其实表现的是马头的形象。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说，龙乃以蛇为主体，嫁接上“兽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龙（蛇）本是某个部落的图腾，后来这个部落兼并以了马、鬣、鹿、鱼等为图腾的部落，就在蛇的躯体上再加上被兼并者图腾的某个部分，于是就形成了复合式的图腾。

顺着这个思路再去看原始社会中被我们讨论的一些“龙”的文物，则以红山文化出土的一种躯体蜷曲如“C”形的玉雕最为接近。今年6月，“龙腾中国：红山文化古国文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展，这是迄今规模最大、品类最全的红山文化主题展，汇集了20多家文博机



红山文化“C”形玉雕龙

构的310件/组珍贵文物，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就是故宫博物院所藏的“C”形玉龙。考古学者郭物在《国之大事：中国古史考》中就明确说“龙自草原

来”，他认为“公元前3500年前的红山文化中有一种玉龙，其带鬃的头很可能就是以野马为蓝本”。“马者，武也”，马是速度和力量的

象征。马的出现，改变了冷兵器时代东西方文明的交往方式，北方民族“其富以马，其强以兵。纵马于野，驰兵于民”（《辽史·食货志》）。东汉名将马援说：“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守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所以，马在古代世界得到人们的普遍真爱。“五花马千金裘”，看看唐代人对马的装饰，可以说挖空心思，无所不用其极。

其实，这种宠爱和想象古人一直都有。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墓中的殉马，装饰奇特，有的马头上装饰了鹿角。公元初阿富汗希巴巴尔“黄金丘”出土的双马神金耳饰，中央是一位头戴斯基泰式样的圆锥形帽的贵族，双手各握一匹似龙似马的动物。动物的鬃毛部分饰有绿松石镶嵌的水滴纹，它有长长弯曲的龙角，还有一对飞翼。之所以说似马，是因为它的头部明显是在表现马首；所以说它似龙，是因为它的身躯成扭曲的S型。

因为人类太需要马，所以给马赋予了很多想象的色彩。欧洲的神话里有半人半马，下半身是马，上半身是人，他拥有人的智慧和马的疾速。西方古代雕塑中常能看到这一形象。

独角兽的原型是一匹纯洁的白马。巴亚尔是传说中的一匹马，它能根据骑士的数量，拉长或缩短自己身体的长度，这些想象有助于加强我们的对

“龙马”的理解。

## 龙自草原来

北方草原上是不是有八尺高的马呢？可能是会有的。一则马种会出现变异现象，二来马种之间的交流古已有之。历史学家孙家洲在《“代马”意蕴及其演变》中重温了《淮南子》中“塞翁失马”的故事。“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故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说明代地（主要指今山西北部地区）之马和胡人之马，有着种群之间的交流。

而“代马”（代地培育的马种——编者注）却一直作为和平的象征，保留在古人的意向里。如唐代崔颢所作的《雁门胡人歌》：“高山代郡东接燕，雁门人家近边。解放胡鹰逐塞鸟，能将代马猎秋田。山头野火寒多烧，雨里孤峰湿作烟。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

不过，如果“龙自草原来”，那么它长长的身躯，表现的还是蛇吗？草原上有蛇，但都是体量不大的草蛇，很难将其与龙矫健的身躯联系起来。马是群居动物，苏颂就说过，草原上的契丹马群，动以千数。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匹高头大马嘶鸣在前，万马奔腾在后，扬起的滚滚红尘足够激荡人心。

我劝天公重抖擞。

# 云冈石窟的千年一瞥

——《千年一窟看云冈》印象

本报记者 赵永宏



在山西大同西郊的武州山南麓，有一处被时光雕刻了千余年的佛国世界。云冈石窟，这座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并称“中国三大石窟”的艺术殿堂，以其雄浑的气魄和精妙的匠心，在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果说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龙门是中原文明的华彩乐章，那么云冈则是中国第一个由统一王朝倾力开凿的大型皇家石窟群。它诞生于公元5世纪中叶的北魏王朝，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之作”，更是一部镌刻在山崖石壁上的史书，见证着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近日，由中信出版集团重磅打造的《千年一窟看云冈》就是这样一部有关云冈石窟的艺术通识类图书。该书的两位作者同样是对石窟艺术有着深厚情结的文博艺术家。

王凯，深耕佛像造像艺术多年，历时七年完成跨越丝绸之路的佛教艺术考察体系，系统梳理了从犍陀罗到中国北朝晚期佛造像的演变脉络。

杨超，摄影艺术家，长期从事艺术和文物方面的影像记录、艺术创作工作。从2003年起，历时整整三年，放弃其他，完整拍摄记录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拍摄数量达到200000余幅。

《千年一窟看云冈》由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作序，艺术设计家、艺术教育专家、敦煌



的女儿”常沙娜，云冈研究院文博研究员张焯，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常青，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帆船创始人、首席内容官樊登联袂推荐。

## 文明熔炉：五胡汇聚与云冈诞生

云冈石窟的开凿，始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彼时的北魏，已经完成了统一中国北方的伟业，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在这座当时的政治中心，统治者面临着如何巩固政权、凝聚人心的重大课题。

“皇帝即当今如来”——这一思想的提出，为云冈的诞生注入了深层的政治意涵。早期的“昙曜五窟”（第16-20窟）中的五尊主佛，被普遍认为是为北魏开国以来的五位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所塑。这种政教合一的艺术表达，既是政权合法性的宣告，也是宗教信仰与政治权力完美结合的典范。

然而，云冈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其皇家背景，更在于它所处的时代节点。公元5世纪中叶的平城，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都市。北魏频繁的徙民政策，将关中、河西走廊乃至中原各地的工匠、僧侣和百姓汇聚于此。来自凉州的佛教艺术传统、徐州的汉地雕刻技艺，在这座城市中碰撞交融。

更为重要的是，平城是当时丝绸之路东端的重要节点。沿着这条横贯欧亚的文明动脉，来自印度犍陀罗、秣菟

罗的艺术风格，甚至波斯的装饰纹样，随着商队和僧侣的往来源源不断地传入。云冈石窟，正是中国固有雕刻传统与这些外来文化强力碰撞后孕育出的全新创造。

## 云冈模式：中国石窟艺术的“里程碑”

“云冈模式”这一概念，由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提出，指的是以云冈石窟为代表，在北魏时期形成并发展的一套石窟营建和造像体系。它不仅成为北魏佛教艺术的巅峰，更成为此后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开凿石窟所参照的“范本”。

这个模式的诞生，根植于北魏首都平城强大的“实力集聚效应”。全国最优秀的工匠、最精湛的技艺、最丰富的资源，都汇聚于此，共同创造出这一艺术典范。从此，中国石窟艺术有了自己的“源代码”，云冈的影响远及河西走廊、中原腹地，甚至远播朝鲜半岛。

从艺术风格的演变来看，云冈石窟清晰地展现了佛教造像中国化的完整脉络。根据宿白先生的三期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嬗变轨迹：

早期（昙曜五窟）气势磅礴，造像面相丰满，身躯雄健，保留了浓郁的犍陀罗风格，被形象地称为“胡貌梵像”。那一尊尊雄壮的佛像，仿佛是从西域古道走来的行者，带着异域的风尘与神韵。

中期（孝文帝迁都前）风格转向精雕细琢，华丽多变。洞窟形制更加复杂，开始出现模仿汉式建筑的“褒衣博带”服饰。这一变化意义深远——它标志着佛教艺术开始主动吸收汉文化元素，朝着“中国化”的方向显著加速。

晚期（迁都洛阳后）风格演变为“秀骨清像”，造像面容清瘦，身材修长，衣纹飘逸，更具中原士大夫的潇洒风度。至此，佛教造像完成了从“胡貌梵像”到“秀骨清像”的华丽转身，这一转变过程，恰如一部立体的中国艺术史教科书。

石窟精华：石头上的艺术传奇  
带着《千年一窟看云冈》漫步云冈石窟，感觉每一座洞窟都是一部打开的历史。

第16—20窟（昙曜五窟）是云冈的开篇大作。五窟气势磅礴，主佛高达15至17米，其规模之宏大、气魄之雄浑，令人叹为观止。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惊叹：“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其中第20窟的露天大佛，已成为云冈石窟的标志与象征，佛像高13.7米，结跏趺坐，面相丰满，身躯雄健，神情肃穆而慈祥。千年的风雨在佛像面庞上留下斑驳痕迹，却丝毫不损其庄严法相，反而赋予其一种超越时空的精神力量。

第6窟被称为“云冈第一伟窟”，完

成于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北魏迁洛之前。第6窟现存各类佛教造像2900余尊，千姿百态，情节完整，如同一部刻的连环画，将佛传故事娓娓道来。每一尊造像都在诉说着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在传递着一份智慧。

第7—8窟（六美人窟）则是中西合璧的杰作。这里保存着云冈石窟唯一的露齿菩萨造像，那会心一笑，穿越千年时光，依然鲜活灵动。菩萨的笑容里，既有佛教的慈悲，也有人间的温暖，这是中国工匠对外来艺术形象的创造性转化。

第12窟（音乐窟）是北魏皇家乐舞的活化石。窟中雕刻的飞天伎乐，手持各种乐器，姿态优美，栩栩如生。这是一支凝固在石头上的交响乐队，让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音乐盛景。

第18窟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典型欧洲人特征的造像——高鼻深目，卷发浓须。这是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有力见证，诉说着那个时代东西方文化的深度交融。

## 云冈史诗：石头的千古绝唱

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道：“云冈石窟代表了公元5世纪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然而，云冈的价值远不止于此。站在第20窟露天大佛前，风化的痕迹遍布面庞，但这非但没有减损他的威严，反而赋予他一种超越具体形貌的精神性存在。他微笑着，那微笑是确凿的，又是神秘的——仿佛在诉说：匠人当年凿刻的，何止是石像。他们是以整座武州山为琴，以铁钎为弦，弹奏出一曲强劲的石头版的千古绝唱。

这首绝唱，唱的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是丝绸之路上的文明大交流，是佛教艺术的中国化进程，更是一个伟大时代的精神史诗。云冈石窟，此刻刻在石头上的佛国世界，至今仍向我们诉说着那个遥远时代的辉煌与梦想。

打开《千年一窟看云冈》，走进这座石头上的佛国世界，感受它的脉搏，倾听它的呼吸，触摸它的温度。在这里，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记载，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艺术不再是遥远的审美对象，而是触手可及的精神家园。

正如杭侃在“序言”《历史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对话》中说：“近年来我一直想系统推动的一件事情就是‘跟随艺术家重新发现云冈之美’。”而王凯《千年一窟看云冈》又是艺术家发现云冈之美的有力补充。

# 游石窟 寻马韵

本报记者 赵小霞



16-1窟商主奉食图



第6窟白马驹足及细节图

云冈石窟山石间满藏与马相关的故事。众多镌刻在岩壁上的骏马身影，如藏身千年的精神图腾，或识善辨贤、或决绝破局、或重情重义、或忠诚伴孝、或驮运文明。第16窟的雕刻生动再现了西域商队供养佛院的经典佛经场景，画面中5人双手合十，错落跪于佛龛一侧，神情虔诚，而画面下方，两匹骏马昂首前行，驮驮货物，右足抬起、动态十足，是他们跨越丝路、前来奉佛的重要伙伴。第12窟后室南壁的两匹骏马静然伫立，驮驮着货物，与佛龛、坐佛形成有机整体，延续了“以马为供、践行信仰”的佛经内涵，也从侧面印证了马在北魏社会的重要地位。

云冈石窟第6窟是北魏孝文帝时期开凿的中心塔柱窟，四壁布满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佛的连环浮雕，“白马驹足”便是其中最具有情感张力的一幕。据《佛本行经》记载，这并非菩萨与坐骑的虔诚致敬，而是一场生死离

别的成全。

云冈石窟第1窟东壁下层、第7窟前室东壁和第9窟前室西北东三壁的佛传故事浮雕中，也藏着一匹骏马的身影，它并非孝子太子所骑，而是进山射猎的迦夷国王的坐骑，静静镌刻着“太子本生”的千年传说，也成为云冈佛传艺术中极具辨识度的元素印记。“太子本生”是“二十四孝”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故事讲述了孝子太子与年迈失明的父母隐居修行，他每日悉心照料父母起居，后因国王狩猎时，误将太子射中，太子临终前仍牵挂父母无人供养，其孝行最终感动上天，不仅让太子复活，更令父母双目复明。

“在云冈石窟，每处石刻都藏着令人感动的细节与故事；每匹石马，也承载着历史的厚度与人文温度。虽历经风雨侵蚀，但依然能让我们读懂来自千年云冈的温情故事。”北京游客郭先生说。